



春秋經傳集解襄三第十六

杜氏

盡二十二年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踰月而葬速也。三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溴梁不書高厚逃歸故也溴水出河內

公壁反之氏。戊寅大夫盟諸大夫本欲盟高厚于高厚

重序諸侯今此間無異事即反韋昭音枳。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上諸侯大夫可知重直用反。齊侯伐我北鄙

邾言二國數侵魯又無道於其民故稱。齊侯伐我北鄙

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荀偃主兵當

無傳齊。夏公至自會無。五月甲子地震無。叔

叔老可以會鄭。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郟音成。大雩

伯故荀偃在下。無傳。冬叔孫豹如晉

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平公即位平公悼公子

舌盼為傳盼叔向也代士渥濁張君臣為中軍司馬

張老子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為公族大夫祁奚去中

代其父韓襄無忌子也音閑虞立書為乘馬御代程鄭改

服脩官烝于曲沃既葬改喪服脩官選賢能曲沃晉祖

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誓守而下會

于溴梁順河東不行故曰下命歸侵田諸侯相侵以我

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子號也十二年十四

晉將為魯討之悼公卒不克會故平公終其事徐力且曰

通齊楚之使和莒在齊楚往來道中故并以此責之經

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

歌古詩當使齊高厚之詩不類齊有二荀偃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齊

大國高厚若此知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

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自

以下大夫不書故傳舉小邾以包許男請遷于晉許

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侯歸諸侯唯以

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

師鄭與許有宿怨故其君親穆叔從公從公歸才用齊

子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夷于

秋於魯事所記不與外事同者客主之言所以為文固當異也魯卿每會公侯春秋無歲故於此示例不先書主兵之荀

偃而書後至之鄭伯時皆諸侯大夫義取皆平故得會鄭伯夏六月次于榭林庚寅

伐許次于函氏榭林函氏皆許地晉荀偃欒黶

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晉師獨進揚梁役在

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

音反徐扶板反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

不書復伐許而還許未秋齊侯圍邾邾魯孟氏邑

子孟孺子速徼之孟孺子之子叶于子速也徼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反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言齊再晉

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一後與民之未息

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

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

領西望曰庶幾乎庶幾晉自來救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圻父詩小雅周司馬掌

父詩人責圻父為王爪牙不脩其職使百姓受困苦之憂而

同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鴻鴈詩小

唯卒章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嗷嗷唯此哲人為我劬勞言魯憂

反。宣子曰句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也。古害

經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無傳。宣公

宋人伐陳。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買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

鄙圍防弁縣東南有桃。虛起居反。九月大雩無專。書過。宋華

臣出奔陳暴乱宗室懼而出奔實以冬出書。秋者以始作乱時來告。產化反。冬邾人

伐我南鄙

傳十有七年春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

衛孫蒯田于曹司徒印陳大夫卑宋不設備。朝如字。九人名字皆放此。五郎反。注同。

隨越境而獵。孫蒯林父之子。音逐。音境。飲馬于重丘重丘曹邑。於鳩反。直

龍反。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馬也。呼豆反。直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林父逐。君在十四年。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孫蒯不。書非。御。曹人

愬于晉為明年晉人執石。買傳。悉路反。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

故前年圍成。辟孟孺子。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

于防防臧紇邑。恨發反。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在秦

山鉅平縣東旅松近防地也。曾師畏。齊不敢至財。附近之近下居近同。

帥甲二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聊叔紇叔梁紇臧。疇臧賈臧紇之昆

弟也三子與臧紇共在防故夜送臧紇於旅松

而復還守防側留反。而復。扶又反。又音服。齊師去之

失臧統故齊人獲臧堅堅臧統之族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

曰無死使無目殺音彥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

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杖挾其傷而死使言

我南部為齊故也齊未得志於魯故宋華閱卒華

臣弱臯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之子弱使賊殺其

宰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盧

宋城門合向戌邑後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

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畀余而大璧畀

也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

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

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己短策苟

過華臣之門必騁惡之騁勅領反十一月甲午國

人逐瘠狗瘠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

遂奔陳華臣心不自安見逐狗而驚走徐居世反一音制

○宋皇國父為大

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今九月收斂時

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

謳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也皇國

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黑色而居邑

以行築者而扶其

廉子罕聞之親執扑扑杖以行築者而扶其

不勉者曰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

闔謂門戶閉塞行下孟反今君為一臺而不速成

何以為役也 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產曰宋

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傳善子罕分誘

慮反祝之又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也 晏嬰麤縗斬

緝之也縗在芻前麤三升布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取其麤也杖竹杖菅屨草屨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麻為經及帶禮記云苴杖竹也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之六反謂朝一益米暮一益米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之故曰苴廬傷廉反編草也 苴經帶杖菅屨苴麻之

古多枕草苦怪反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

對反一苦怪反 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時之所行士

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行士 曰唯卿為大夫

禮其家臣不解故譏之解音蟹 曰唯卿為大夫

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 經十有八年春白狄來不言朝不

行人石買石買即是伐曹老臣即懲治本罪而晉因其為

○秋齊師代我北鄙不書齊侯齊侯 冬十月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數行不義諸侯同 曹伯負

芻卒于師無傳禮當與許男同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傳十八年春白狄始來白狄狄之別名未 夏晉

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長子

二縣今皆屬上黨郡孫蒯不書父在位蒯非卿長為曹故

也前年衛伐曹。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

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厲公獻子公以戈擊之首隊

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

在大原晉陽縣南臯巫名也夢并見之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亦夢見獻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

方則可以逞巫知獻子有死徵獻子許諾晉侯伐齊

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穀而禱曰

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環齊靈公名負弃好背

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曾臣彪將

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

無作神羞羞取也官臣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唯

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沈音鳩冬十月會于魯

濟尋溴梁之言同伐齊溴梁在十六年盟曰齊侯

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平陰城在齊北盧

防防有門於門外作塹橫行廣一里夙沙衛曰不能戰

莫如守險謂防門不足為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

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子家曰吾知子敢匿情

乎加反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

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
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
矣不能久敵晉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晉

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疏陳

之斥侯也疏建旌旗以為陳示眾也使乘車者左

實右偽以旃先偽以衣旃為人形也建旃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之

齊侯見之畏其眾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

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鳥鳥之聲樂齊師之遁鳥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

告中行伯邢伯晉大夫邢侯也中行伯獻子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

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

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

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也並如字

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

子會子姑先乎乃伐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

曰止將為三軍

顧曰為私誓州

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矢乃弛弓而自後縛之

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

班別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

彼列反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

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此衛所欲守險也

同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子會子姑先乎乃伐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

根二子故塞其道欲使晉得之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

夾脰脰頤也食亦反下注同丁仲曰止將為三軍

獲不止將取其衷不止復欲射矢顧曰為私誓州

綽曰有如日言必不殺女明

其右具丙州綽之右亦舍兵而縛郭最

又作施音

皆衿甲面縛衿甲不解甲音捨其檣反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

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險固城守者手又反已卯荀偃士

勻以中軍克京茲在平陰城東南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

克郭欒厲死其子盈佐下軍平陰西有郭出音詩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

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晉大夫趙武及

之共伐萩也雍門齊城門於用反音秋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

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間音閑子墨莊子斬其楸以為公

琴莊子孺子速也楸木名勅倫反又相倫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

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

乃多反又如字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縛

門于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以枚數闔枚馬槌也

闔門扇也數其板示不恐七南反音旋齊侯駕將走

郵棠郵棠齊邑音尤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音口曰

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行其地無久攻意下孟反將退矣君何懼

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

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維南

及沂維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沂水出東莞蓋縣至下邳入泗遣政反下同音短本又作

維音同沂音魚依反音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欲專將

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庚子

楚令尹公子午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

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能承先君之業死將不得從

先君之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

不穀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謂己未嘗統師自出大夫

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

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

於晉臣請嘗之嘗試其難易也若可君而繼之

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

治兵於汾襄城縣東北有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子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

之謀二子子展子西守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

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右

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將涉潁故於水邊權築

然水出滎陽城皋縣東入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

費滑胥靡獻于雍梁胥靡獻于雍梁皆鄭邑河南陽

右回梅山在滎陽密縣東北侵

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于城

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之下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

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誅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也師曠多死聲

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歲在承韋月又建亥故曰多在西北

南師不時必無功不時謂觸歲月叔向曰在其君之德

也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經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前年圍齊之諸侯也

晉人執邾子稱人以執惡及民也公至自伐

齊無取邾田自鄆水取邾田以鄆水為界也鄆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

季孫宿如晉葬曹成陸縣入泗水好號反徐音郭又虎伯反字林口郭口獲二反

公無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秋七月辛卯齊

侯環卒世子光三與晉同盟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

侯卒乃還詳錄所至及還者善得禮八月丙辰仲孫蔑卒無

齊殺其大夫高厚鄭殺其大夫公子高冬

葬齊靈公無城西郭魯西郭叔孫豹會晉士

匄于柯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城武城泰山南武城縣

傳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

侵小音無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在十

年遂次于泗上疆我田正邾魯之界也泗水名取邾田

自鄆水歸之于我邾田在濟水北今更以晉侯先歸

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魯會古承反賜之三命之服軍

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如蓋戰還

先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

元帥故持賄之五匹為東四馬為乘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器物必有以先今以壁馬為鼎之先

繩謚反注為東同音悉焉反荀偃痺疽生瘍於頭

又如字音羊初良反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

先歸者皆反士句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

中軍佐故問後也鄭甥荀吳其母鄭二月甲寅卒而視

不可含目開口噤如字徐市至友宣子盥而撫之

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大夫稱主樂懷子曰其

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懷子樂盈于偽乃復撫

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

含嗣續也丁反一亡平反相譚以為荀偃病而目出初

耳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私恨以晉日樂

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為懷子之言故也樂勳樂

告也經書夏從告季武子如晉拜師齊晉侯享

之范宣子為政代荀偃將中軍賦黍苗黍苗詩小

勞來諸侯如陰雨之長黍苗也喻晉君憂勞魯國伯

子與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六月尹吉甫佐天子征伐之詩如字徐古報反

集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

林鐘律名鑄鐘聲應林鐘因以為名之樹反

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不銘功諸侯言時計功幸得時動有功

則可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等也從大夫故

計功則借人也借晉力也言時則妨民多矣如

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常

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

銘之小國幸於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焉以怒之

亡之道也為城西郭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

子其姪駸聲姬生光以為大子兄子曰姪顏駸皆二

諸子仲子戎子嬖諸子詭妾姓

戎子請以

為大子許之齊侯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廢山廟之

友間諸侯難事難成也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

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尊而以

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

子光廢而徙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

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

尸諸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辛卯莊公即

公備少同直呂反謂犯死刑者猶不

天子銘德

銘其功

借晉力也

常

以勝大國為幸

兄子曰姪顏駸皆二

諸子詭妾姓

謂光已有尊而以

謂犯死刑者猶不

謂光已有尊而以

位大子也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

奔高堂以叛光謂衛教公易已高唐在祝柯縣西北晉士句侵

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禮之常不於四月丁未

於此年鄭公孫萬率赴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

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矯見六月晉

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所賜車之

總名以行葬禮傳言大夫有功則賜服路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色黃反書曰齊殺其大

夫從君於昏也傳解經不言崔杼殺而為國討文鄭子孔之為政

也難西子孔知專轉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

而不言乃旦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召楚師至純門子孔當罪

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也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亦以國子然子孔宋子

之子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

子良父居危反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亞次士子

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鄭僖四年簡之

元年士子孔卒魯襄八年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

室司徒孔與二父相親故相三室如一言同故及於

難故二子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子革即鄭鄭

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簡公猶幼故大

夫當。齊慶封圍高唐弗克風沙衛以叛故圍之冬十一月齊

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衛下與齊侯語也齊侯以衛告誠

反問守備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齊侯以衛告誠

之也衛志於戰死故不順齊侯之揖而還登城聞師將傳食高唐人殖綽工

僕會夜緇納師因其會食二子齊大夫醢衛

于軍音。城西郭懼齊也前年與晉伐齊又鑄其器為鐘故懼。齊

及晉平盟于大隧大隧地闕音遂故穆叔會范宣子于

柯齊晉平魯懼齊故為柯會以自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四章

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控引出取其欲引大國以自救助叔向曰盍敢不承命

叔向度齊未肯以盟服故詩救魯待洛反。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

以不懼乃城武城衛石共子卒石買音恭悼子不哀

買之子石惡孔成子曰是謂廢其本廢猶拔也其必不

有其宗為二十八年石惡出奔傳

經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

向向莒邑舒亮反。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盟于澶淵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此衛地又近戚田市然反音紆。秋公至自

會無傳。仲孫速帥師伐邾蔡殺其大夫公子燹莊

子。蔡公子履出奔楚燹弟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無罪也。無罪明。叔老如齊。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傳。季孫宿如宋。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

揚之盟故也。莒數伐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解之故二

反。呼報。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齊與邾人驟

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驟數也謂十五年秋孟莊

子伐邾以報之。既盟而又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

音楚。蔡人殺之。公子履復其母弟也。故出奔楚。與

同謀。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偏。一慶陳卿恐

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同欲楚人以為討。討責

公子黃出奔楚。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

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莊侯甲午也踐晉不可

弃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宣十七年楚人

使蔡無常。徵發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

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

罪其。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其罪也。稱弟罪

公子黃將出奔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

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為

十三年陳殺二。齊子初聘於齊禮也。齊魯有怨朝聘

故曰初。繼好。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向

息民故曰禮。

聘在十褚師段逆之以受享段共公于石也逆以入

五年恭賦崇棣之七章以卒武子賦也七章以卒盡八章取其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宜

爾室家故樂爾妻帑言二国好合宜其室宋人重賄之

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魚麗詩小雅卒章曰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喻聘未得其時靈力馳反公賦南山有臺南山有臺詩小雅取其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

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為国光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去所避席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君

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

出其君君入則掩之掩惡名也如字徐音也若能掩之則吾

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

餒餓也悼子許諾惠子遂卒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邾庶其以

漆間丘來奔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以邑出焉漆適魯而言來奔內外之

辭夏公至自晉無。秋晉欒盈出奔楚

盈不能防閑其母以取奔亡稱名罪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無。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無。曹伯來朝。公會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商任地闕音壬

傳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謝十年

伐齊之師。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庶其邾大夫。季武

子以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姊也此云姑姊是二

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

往賂以公衡為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載

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

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

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

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

為成公之姊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

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

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

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

反覆推之杜氏不誤

皆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

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

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

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焉

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姊也此云姑姊是二

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

往賂以公衡為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載

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

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

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

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

為成公之姊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

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

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

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

反覆推之杜氏不誤

皆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

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

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

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

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

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

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

邑其次阜牧輿焉

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

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

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

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人也或曰列女傳稱梁有節姑姊謂父之姊也此云姑姊是二

父之姊也一人耳以杜氏為誤案成二年楚侵及陽橋孟孫

往賂以公衡為質杜云衡成公子也楚師及宋公衡逃歸載

宣叔云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宴以棄魯國則公衡之年下計

猶十七八成公是其父固當三十有餘從成二年至此三十

八歲姑又成公之姊則年近七十矣假令公衡非成公之子

猶是成公之弟成九年伯姬歸于宋伯者長稱九年始嫁則

為成公之姊成公不得有姊矣若成公別有庶長之姊以成

公公衡之年推之亦不復堪嫁故知二人也唯公羊以成公

即位年幼據左氏成四年傳云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公歸

欲求成于楚得季文子諫而止此非年幼也

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

念茲在茲逸書也茲此也謂行此釋茲在茲釋除也謂

除於人亦當顧事當念使可施之於此名言茲在茲名此事實言此事亦皆當允

出茲在茲允信也信出於惟帝念功言帝念功則功成也謂

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言非但意念

已誠至庶其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重

故書其人其人書則惡名彰以懲不義齊侯使慶佐為大夫慶佐崔復

討八公子牙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

來奔叔孫還奔燕三子齊公族言莊公斥逐視戚以成

申志反○夏楚子庚卒楚子使遠子馮為公子如字

於申叔豫叔豫叔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弱政多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狀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繭繭衣○水月反繭古典反記

少也下解楚子使醫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

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南為令尹子南公子追

二年殺○欒栢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欒栢子娶於范

鞅以其亡也怨欒氏十四十欒欒彊逐范故與欒盈

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栢子卒欒祁與其老州

賓通欒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言

欒祁栢子妻范宣子女盈之母也幾亡室矣言

甚惡其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朔諸頭且子曰盈將

為亂以范氏為死相主而專政矣相主曰吾

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謂宣子不為慶賀其怒也

反下文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同為公族大夫吾父死

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

矣言宣子專政盈欲以死作難乃且反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

不言范鞅為之徵有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

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佐呼

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在外易逐秋樂

盈出奔楚宣子殺豈遺黃淵嘉父司空靖祁豫

晉叔祁師申書羊舌虎叔黹十子皆晉大夫

音丙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人謂叔向曰

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幾其受囚而不能去叔向曰與

其死亡若何言雖囚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

歲知也詩小雅言君子優游於衰世所以辟害卒其壽是

優哉游哉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

出不拜樂王鮒晉大夫樂相子其人皆咎叔向叔

向曰必祁大夫祁大夫祁奚也食邑於祁室老聞之

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其言皆求救吾子吾

子不許謂不應祁大夫所不能也不能而曰必

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邪

大夫外舉不弃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

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言德行直則天下順之

覺者也覺較然正音角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

曰不棄其親其有焉言叔向篤親親必與叔虎同謀於是祁奚老

矣老去公族大夫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

子孫保之詩周頌也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於百姓故子孫保賴之

書曰聖有譽勳明徵定保逸書書謨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

焉詩鮮過有惠訓也惠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

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壹以第故音又以弃社稷不

亦惑乎鯀殛而禹興言不以父罪廢其子伊尹放大

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大甲湯孫也荒淫失度伊尹放之桐宮三年改悔而復之而無恨心

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言兄弟罪不相及音又

若之何其以虎也弃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

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見

不見叔向而歸言為國非私叔向也

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不告謝之初

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不使見叔向其

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言非常之

公說音悅繩證反賢

遍反下文始見并注同

偽反下不為已

亦為子皆同

地多生非常之物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敵族也

敵音汝下同衰壞也龍蛇喻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

亦難乎音汝下同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

而有勇力樂懷子燮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樂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劫掠財物乃辭於行

人王行曰天子陪臣盈諸侯之臣稱於得罪於王之

守臣范宣子為王所命故曰將逃罪罪重於郊甸得

死布陳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謂輸

相晉國以翼戴天子相息亮反其子厭黑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

若不弃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若弃書

之力而思厭黑之罪臣戮餘也罪戮將歸死於尉

氏尉氏討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布四

隱無所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而自使

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侯

迎賓客之宮也音來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即位

三年始來見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禁錮欒氏使諸侯齊侯

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

也禮政之輿也政順禮政身之守也政存則怠禮

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為二十五年齊弒光二十

六年衛弒剽傳匹妙反

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音

怪反皆樂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反州

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樂氏之勇也余何獲

焉言不為已用王鮒曰子為彼樂氏乃亦子之勇也言

待之如樂氏亦為子用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

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

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

郭最故自比於雞聞勝而先鳴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

自以為勇與音預下同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追遂於門

中識其枚數識門板數亦在十本亦作反其可以與於此乎

公曰子為晉君也為于偽反對曰臣為隸新言但為僕隸尚

新然二子者譬言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矣言嘗射得之食亦反

經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無傳夏四

月。秋七月辛酉叔老卒無傳子叔齊子冬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于沙隨公至自會無傳楚殺其大夫公

子追舒書名者寵近小人貪而多馬為國所患

傳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公頻與晉侯外會今各將罷還魯之守御遣武

仲為公謝不敏故不書手又反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

酒御叔魯御邑大夫過古曰焉用聖人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於度

反知音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以聖為穆叔聞

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使四方五

音國之蠹也令倍其賦古者家有國邑故以重賦為罰

○夏晉人徵朝于鄭召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

對少正鄭卿官也公孫僑子產詩曰在晉先君悼公

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魯襄八年即位八月即位年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言朝執事謙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

月朝于楚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

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

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

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矯又從寡君以觀

釁於楚實朝言觀釁飾辭也言欲往視晉於是乎有

蕭魚之役在十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

吾臭味也晉鄭同而何敢差池差池不齊一初宜反

同地徐本作沱直知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土地

重之以宗器宗廟禮樂之器鍾以受齊盟齊同遂帥

群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

孟歸而討之石孟石美溴梁之明年溴梁在子矯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耐酒之新熟

重者為耐嘗新飲酒為嘗耐與執燔焉助祭音預音煩祭肉間

二年聞君將靖東夏為二十年澶淵盟間又如此字四月又

朝以聽事期先澶淵二月往朝以聽會期不朝之間無歲

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

不虞荐至荐仍也音在薦反無日不惕豈敢忘職也

他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言

將往不須來召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口實但有其言而已其無

乃不堪任命而翦為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不堪敝

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秋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

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受錫欒氏之命今納欒氏將

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

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弃也弗能久矣

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先傳九月鄭公孫黑肱有疾歸邑於公

黑肱子張召室老宗人立段段子不黑肱子而使黜官薄祭黜官

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四時祀以一羊三年足以盛祭以羊豕殷盛也

共祀盡歸其餘邑津忍反九此例曰吾聞之生於

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

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卒君

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

有焉詩大雅侯維也義取慎法度戒未然冬會于沙隨復錮欒氏

也晉知欒盈在齊故復錮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為明年齊伐晉傳楚觀起有寵於

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言子南偏寵起今富

反乘繩證反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弃疾

為王御士御王車者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

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

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對曰父戮子居君

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漏泄君命罪之重

反又以王遂殺子南于朝轅觀起於四竟轅車裂以

竟音境子南之臣謂弃疾請徙子尸於朝欲犯命取

反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不欲犯命三日弃疾請

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行去曰吾與殺吾

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弗

忍也於事是讎於實是君故雖謂讎而不敢報遂縊而死傳譏康

于謀其父失君臣之義復使遠子馮為令尹公子齒為司

馬屈建為莫敖屈建子木也五有寵於遠子者

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不欲與語應對之應又從之遂歸

退朝見之遠子就申叔家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

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

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

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

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夫子謂申叔也如夫子謂以義臣已不然請止不

相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辭遣十二月鄭游販

將如晉游販公孫董子與晉板反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

子邑舍止其邑不復行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十二月無丁巳丁巳十一月十四日也子展廢良而立大叔良狩販子大

泰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

子明之類子明有罪而良又不賢故舍音捨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

游氏勿怨鄭國不討專殺之人所曰無昭惡也交怨則父

之不修益明也

春秋經傳第十六





